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

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頴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懐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兹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

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頻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

有常尊臣有定甲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

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内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禄勲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

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允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畧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勲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

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别於變時雍矣弘濟兹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質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

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涖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

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

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

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

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裋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晃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横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

袒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
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内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
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
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
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

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
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
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
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

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

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

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俞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

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

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

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
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
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
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
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
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
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
武昌敦勢逼必刼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恩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説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

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隣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返承為

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壼 從父兄敦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

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元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許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壼弱冠有名譽司兖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

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户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

蘭陵為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

家産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顔昧冒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令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

志服闋為世子師壹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壹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

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絶之斷在夫没之後夫之既没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没無所託地寄命於他

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于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爲制離絶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絶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内

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寀侍中司徒臨頴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粹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粹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

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
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
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
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
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
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
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
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

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戳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譲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

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

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

弘鶩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鼂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

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壹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名峻意定懐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壹司馬任台勸壹宜

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允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

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宏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

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漁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

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昣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宼所封懸逺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廪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髪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敦字仲仁父浚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㥈俊凡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讐詵以

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誅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誅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名以為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内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

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愞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

之討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
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
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璲
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
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
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
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

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尚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

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户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若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物無德而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税主者

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旣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桊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啟買官外廄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

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慼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允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

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内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温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

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謟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内史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曅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内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
文諮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
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
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
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
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
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
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

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玆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尅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

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

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

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涖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運

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

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

晉書卷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

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

厄運歷覯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

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

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譎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夭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

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推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

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感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絕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

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叅軍專掌文疏豫叅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名叅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壊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内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内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

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顗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譏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名為功曹不起强與衣幘扶之使謁十

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蔡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㑹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㑹稽以歸州辟主簿别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宗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

茂親社稷是頼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

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叅軍是時琅琊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髙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

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跋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

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

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飡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
甚二帝幽殯梓宫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
軍北討讐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
食肉况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
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
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
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

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徳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

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幾未整風俗偷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禄不試甚違古義

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内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

石頭諷朝廷徵遠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

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為

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髙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

稱初為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

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

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鑾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

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揺是賊踰我垣牆之内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鼙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猷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名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騁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殄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

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懐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

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

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

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

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

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

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

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

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栁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為勞况急於此者乎劉元徳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歴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髙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髙風啟塗龍舟電

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奬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

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敳會敳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叅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戩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歴著作郎無錫令戩字庭堅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檢獲隠

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顒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答

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彦真以為汝潁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顗曰彦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顗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叅嘉命必

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黄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顗
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顗將兵赴
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内史朱彦引為
衆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顗於元帝遷鎮東行衆軍
事典法兵二曹顗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
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
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
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

俗人玊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逺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録事叅軍叅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顗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獘小心恭肅更以為俗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獘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

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顗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駮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

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顥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内侍

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凿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荆州叅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顗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綏懷荒獘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顗年老耳聾侃名顗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値歲饑悝菜蔬不餍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叅軍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

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

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

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黄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

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

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為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

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静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

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萬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賔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為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吡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温顒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頹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違頹陳書干越孝文忠

饗嘉言斯踐茂髙器鑒彤章尤善侯爵崧傳髙明顗顯

晉書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晉書卷七十二

唐 太宗文 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

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歴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賔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

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

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䢵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

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吴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文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紊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

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

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輙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

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

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

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

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
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
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
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
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
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
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
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

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

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鮮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氷此明天人之

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
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
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
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
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
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家國
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
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況臣蒙珥筆朝末而

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虚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

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揺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鑚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時乘羣

才雲駭譎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潜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蚰以騰鶩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麋于麗采香惡乎芬貫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

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闢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頪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歎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

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

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徵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鬬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吴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

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覬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

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
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
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
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
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
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
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
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

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

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

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

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

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

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

祇告譴為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

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

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頴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

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

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蘇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

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閒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閒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

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緼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

來其妾祕愛之不令韞知狗轉長大韞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韞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韞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

鶩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

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内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干寳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

浮山煉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

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

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玆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獄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

慭智免竟斃山宗之誅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卷七十二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郭璞傳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監本是為舉事之下有姓崇者之上共脫去二十二字今照宋本增入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晉書卷七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羲　龢　弟懌　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

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叅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叅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宫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温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黄門侍

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
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
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
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
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

禄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歴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茍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

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

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後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决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删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

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

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忝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

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

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劒灶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𠊱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頗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寛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没則天

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名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

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
忘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
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
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
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

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

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

間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

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艱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兾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

謀乃䱸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

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輙簡練部分乞槐棘参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

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郗城陷没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近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

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畧之弘得效
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
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
志長絶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顧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
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
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
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
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

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為吴興内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徳方隆唐虞

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

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

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廪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猝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斾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禄大夫

懌字叔豫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為功曹除暨陽令又為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名還

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恵州户雖小頼其寛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穏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歴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

奏䕫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飼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中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内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為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

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郄鑒請為長史不就出補
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為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
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
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
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
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寛惠冰頗任威
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
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

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户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户不幸以短才贊務舋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晋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狥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𠫤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

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㑹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

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内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

幾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閉關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兾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時彦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闗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

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俳佪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册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嗣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緼

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為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薀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叅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

等數郡皆没希坐免官頃之徵為護軍將軍希慇固辭

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

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及

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

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藴於廣州飲鴆而

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

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

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畧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眈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容吉除凶逆京都震擾内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眈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遜及子姪五人斬

于建康市遵及黨與竝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鄭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

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叅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

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郝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

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
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
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
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
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
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
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

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吏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户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輙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

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湞水通流輙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

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
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
詔輙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覽
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畧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
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輙簡卒搜乘停
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稸穀草不充
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
容躓頓輙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

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畧淺短苟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髙畧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獘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稸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髙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

人之徼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初翼還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

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詒使翼還督江

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干瓚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

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雅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璵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晋昵元規叅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

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蕚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郄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産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敢恣凶懷鴆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賛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

沙有慭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逌約居權戒盈

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卷七十三